

江南的旅行

鍾
辛



江 南 的 旅 行

鍾 幸 著

正 風 出 版 社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
初版發行

基本定價四元

(外埠另加郵運等費)

江 南 的 旅 行

有 著 者 權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鍾 辛

發 行 人 陳 汝 言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八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聯營書店

目次

憶遙遠的城	一
我想要走了	五
聽琴	九
春雪	一三
墓歌	一七
江南的旅行	二二
蘇州印象	二七
從一次不愉快的旅行中歸來	三〇
送L東歸	三二
船家	三三

方向	三五
不要看我也在笑	三七
飯碗	三九
雨天抒情	四一
嬰孩	四四
花束	四六
獻	五〇
我像賭徒	五二
我夢見我在做夢	五三
致蕭邦	五五
照題	五八
不會忘記的	六〇
給馬格里特	六三

夜	六八
冬夜	七三
最後的祝福	七八
附錄	
做爲愛者的詩人	八七
從「需要」里開始	九二
後記	九六

憶遙遠的城

我將難以把遠地的那個小小的山城忘掉

我將難以把我的母親所最後安息的地方忘掉

那隨着山坡漸次的高上去

又隨着山坡漸次的傾斜下來的石築的城牆

那看去是矮矮的拱形的城門

那用長方的石板整齊地鋪成的街道

和那街道在轉彎時所成的直角

那清晨的街道上的稀少的行人

和那陸續的打開着的店舖的

舖板的響聲……

是不是一切都依然如故呢？……

趕場天：人從四鄉湧集到城里來

茶館里，酒館里

沸騰着野氣的笑聲和呼嘯……

娼妓和黃魚頭

出現在晚間的車站上

蒼蠅一樣的，圍繞着過路的汽車

找生意……

清晨或黃昏：壯丁們被用繩子拉着

從街上走過……

賣假藥的江湖客

手拍着胸脯，脚踏着板凳

當街向人宣講着「八寶驚風丸」……

士紳和士紳們

常年無聊地進行着

「兩個伊凡的吵架」一樣的「鬥爭」……

織布機從黎明響到夜半

做了一輩子機匠

死了，買不起一口棺材……

八開一張的報紙三天出一次

馬歇爾來到中國的消息

抵不上城外男女野合的新聞

動人……

電燈在一條繁華的市街上亮着
無數條背巷依舊沉浸在油燈的光燄下
做着古老而悠緩的夜夢……

• 4 •

遙遠的城，遙遠的日子

讓我再聽一聽你的聲音啊……

讓我的身體，像往日那樣地

再和那些泥腿的兄弟們去擠一擠啊……

一切，是不是都依然如故呢？……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我想要走了

我想要走了

想要回鄉下去了——

回到鄉下去，我是會很忙的

那里有好多的事都要去做

那里也有好多的我的朋友

他們都是十分善良的

善良而又勞苦而又窮困的

他們也許會喜歡我

會抖索着雙手

把竹煙桿遞過來給我吸

會和我低聲地談到

保甲長和地主的威風

也許還會同我商量商量

關於孩子們唸書的問題

以及怎麼樣把糧食儲藏過冬……

到那里的時候許正是秋天

秋天的鄉下

歡欣也多，憂愁也多

鄉下也因此而顯得多采了

樹葉枯黃而搖落

一些紅色的紫色的小野花

在荒草和墳堆間

寂然的開着

像大地的苦笑一樣的開着……

磨房的水車「丁東，丁東，」的

在河壩旁單調的轉響

我們的偻促的思緒卻漸漸被引向

一個如夢的遙遠的未來——

一個馬達飛響的

集體農場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一條汽船航游的

寬廣的河道流過我們的眼前了……

然後，就是冬天

冬天常要把一些預想不到的不幸

帶到我們的鄉下去

冬天里，雪花常在

青色而寒冷的氣流中

到處飄飛……

一片一片的全落在

我們的無光的地上

無光的地上也皚白而透明了

黑夜里，當有一些種田的人

到我的屋子里面來

我將把「靜靜的頓河」

讀給他們聽……

聽琴

須俟西北有乾燥氣團之高氣壓來臨，始能

掃盡陰霾……目前尚無放晴希望……

——中央社據氣象局報告

天是這樣的陰沉

傍晚又下起雨來了

立在這特別顯得低矮

特別顯得陰暗的屋簷下

望着從天邊困苦地伸過來的

一條彎曲而泥濘的道路

望着這凝重的灰雲下的曠野
望着這閃閃的雨絲中的曠野

明天

恐怕還是不會放晴的……

那邊，遠遠的隱伏在

楊槐樹的濃密的綠蔭里的

那所女學堂中，又有

鋼琴的清脆的琴聲傳出來了

所彈的是一闕歡快的小曲

那琴聲不調和地飄蕩在雨聲中

有一些單調，又像有一些膽怯

傳過來，像帶着串快樂的慌話

從另一個世界里傳來的一樣

我是一點也聽不懂啊……

明天，恐怕還是不會放晴的

那一天，我們能有個愉快的心

來傾聽這優暢的琴音呢？

那一天，這樂章里的世界

會突現在我們的眼前？

快樂的歌謠不再被我們

看做說夢的謊話

而太陽從曠野滾過

會像個年青的公民

自在地走在他自己底國土呢？……

一九四五年六月

春雪

因了依然還凝聚於我們底土地的

冬日底最後的嚴寒

天在下雪了……

雪花是無邊無際的

飛旋於灰色而昏沉的天空

是輕輕地發出聲來

傾斜着，爭着搶着地

在飄落……

呆立於雪霧中的

遠方的樹木與山巒

以及近處的黃色的田土與道路

統統被白雪遮蓋起來了

茁長於田土中的葱翠的麥苗

也在白雪的底下

藏起了

土地上僅有的一點綠色

雪花飛旋而飄落着

紛亂的，不見休止地

飛旋而飄落着……

哎，是要說給我們

遲遲的春天

還未曾到來嗎？

是要說給我們，春天底

揮着金色的手杖的陽光

在灰雲的那邊

就滯住了脚步嗎？

那蟄伏在嚴寒和白雪下面的

貧窮而破陋的村舍

和低沉的雲天相對的沉默着

久爲嚴寒所苦的居民們

那從他們底屋簷下吐出來的下墜的炊煙

會帶着有他們的

困苦的懷春的夢嗎？……

而我呀：走在飄雪而嚴寒的曠野

雪片從我的耳邊嘶嘶的飄過

更多的音響都被嚴寒凝固了

我以慣愛向遙遠的方向凝視的目光

望着那幾乎是看不清楚了

灰濛濛的天邊……

我彷彿聽到了春天在輕輕地哄笑呀……

一九四五年二月

墓

這是個流浪的遠方人的墳墓

他凍斃在一個風雪的夜晚

被人們把他在這裡埋葬

臨死的前一天的黃昏

他來到這個市鎮

裹縮在一條破爛而污黑的軍毯裏的

他的被嚴寒和疾病沉壓着的身體

不住的顫抖……

夾雪的風吹散着蒼灰的亂髮

身體彎曲着，倚着牆一步一步的

向前面困苦地移行……

他的含淚的目光

吃力地向荒寂的市街望去

混濁的遠方的語音

斷續地傾吐着哀告

同時，一握飄抖的手指伸出去

茫然地乞求着施捨……

風大了，雪也大了

最後，終於在深夜中

他倒下了在街頭的一個牆角里

天亮後才有人把他發現

他的下半截身子全埋在雪里

他的紫黑的臉色

向着圍攏在他的旁邊的人羣

一抹細黑的血跡

掛在他冰冷的下唇上

他的最後的一滴淚水

在微閉的眼角邊凝成了冰珠……

——一個流浪的異鄉人

就這樣的在流浪的異鄉里死去了

他是誰呢？

他是誰的親人？

他是誰的仇敵？

會不會他是一個破產的農民

負着債，從家鄉里逃跑了出來的？

會不會他是個被強拉去的壯丁

受不住狂暴的虐待

趁黑夜行軍時，逃亡了下來？

或者，會不會他是個越獄而逃的囚犯

當還有人正要在把他緝捕

而他已經在這裡死去了？……

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也沒有一句遺言留下給這個世界

這裡：一座墳在一個荒坡上

冷黑的風吹過來，停留着

又寂然地吹旋了過去……

這里：一堆土埋藏了一個流浪人的一生

也埋藏了另外的一個看不見也聽不見的世界……

……

一九四六年三月

江南的旅行

我從一個城市往另一個城市里去……

車窗的外面

飛馳過八月的江南的田野

豐綠的在暖風中擺盪的水稻

彎曲的明亮的河流

白雲和蔚藍的天空下

默然工作的農民……

——一切是使葉賽寧所會要沉迷的

明淨、安寧、和美麗……

這邊——

黑色的濃濃的烟影四處吐散

鋼的輪輻軋軋的滾過鐵的軌道……

鋼鐵的列車的瘋狂地駛過

不會使這一切稍受驚動嗎？

而我已不是那個最後的田園詩人

這一切已不使我感到有少許的欣悅

我不是在做夢我是在沉思

我想的是：是什麼絆住了它們

使它們不能像火車一樣的

向着遠方的城市

向着烟突的密林

向着發電廠和高聳的水塔

向着建有農民俱樂部和合作社的新的農莊

向着科學，機器和新的勞動方法……

以不可阻擋的力量，以不可阻擋的姿態

瀟灑地嘩笑着大步瘋狂的奔去……

我想的是在平靜的下面

罩着的是怎樣的不幸？

那一方田畝上

會因為收獲而升起歡歌？

那一座草頂的矮屋里

沒有過哭泣的聲音流出？

那一個少壯的農民能放心自己不要和土地分

手？

那一個年青的農婦

不擔憂自己會成爲悲哀的寡婦？

我想起，當我在銀幕前

看到葉賽寧的祖國的土地上

建立起「紅色十月」農場時

我是怎樣的流下了淚來

我不知道是什麼力量

使不生西瓜的地方生了西瓜

使馬鈴薯長得像母親們的乳房一樣的大小

擠牛奶的女孩在實驗室裏

能做着研究院女生的工作

孩子們在托兒所和幼稚園里

他們的父親和母親們

駕着收割的曳引車

在田里忙着收穫……

我不知道，窗外的我底祖國的田野

會不會也有這樣的一天？

會不會有一天，當收穫的時候

我旅行從這裏經過

我聽到田野中有快樂的歌聲傳來

我看到新的農莊的莊員們

在收割的曳引車上

向我們的火車招手？……

一九四七年八月

蘇州印象

這個城是已經老了

看得出

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前

她是有過她豪華的青春的光彩的

看得出

那如今已經褪色了的雕花的亭榭與樓閣

也是燦麗和輝耀了過來的

而如今，她是老了……

碎石塊鋪砌的寬闊的街道上

馬車和舊式的人力車走着
當舖開設於每一條弄巷里
收當二十年以前的時裝

四十年以前的首飾

買一點吃的，買一點用的

人們相信的還是「老」店，「老」招牌……

我驚羨這里的人喜愛風雅的好興致

我驚羨於他們的玩鳥養花的生活方式

年輕人也喜歡穿西裝繫玻璃褲帶

也有興趣唸兩年大學

然後在家里做一個隱士

少女們把頭髮燙出捲花

化心思使衣裳穿得入時

這里：「職業婦女」的絕對多數
是女招待，娼妓，和嚮導女……

播音機在霓虹燈下

放送着「香格里拉……」

「一個黨，一個主義……」的標語

和「頭痛粉」的廣告擠在一起

幸好還每天有幾份報紙可讀

不然真擔心會想不起

這是在什麼年代，什麼國度……

一九四七年三月

從一次不愉快的旅行中歸來

我從一次不愉快的旅行中歸來……

車窗緊閉着

車廂中坐着我和我的不相識的旅伴們

雨和寒冷在外面

透過爲水蒸汽和雨水所模糊的窗玻璃

荒寂的冬日田野飛過去了

荒寂的小村鎮和小車站飛過去了

而在我沉默的恩緒中

出現着不遠的昨天和不遠的明天的

一幅一幅的侷促的圖景

沒有溫暖，沒有彩色的圖景……

擠縮在車廂的角落里

如像擠縮在世界的角落里

世界在她自己的軌道上飛奔

使我有些興奮，有些驚慌

又有些迷惘……

甚至想要她能夠停歇一下

看看離開昨天已經多遠

離開明天還有多遠

我們是走到了什麼地方？……

這樣：和我的不相識的旅行們在一起

我從一次不愉快的旅行中歸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送L東歸

早就該回去了

這個城不是我們的

免得在這裏夜夜夢江南

風從東邊來，信從東邊來

江南的春天早

免得老母常倚門盼待

你走了，我會要懷想你

懷想起你的開花太早的悲哀

懷想起你的詩

一九四六年一月

船家

飄泊在江上的木船是我們的家

嗚咽的江流是我們的路

我們的路憂鬱而呈着黛綠的顏色

鋪滿了波濤和美麗的夢的浪花

有時也流泛着一片無力的陽光……

我們運載着別人的貨物與錢財

運載着旅客和旅客們沉重的心

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回去了又來，來了又回去

時日爲我們計算着里程
流水捲去了我們的時日
我們的生命永遠顛波在
一條勞苦而貧窮的路上
卻從未在那里留下有一道轍跡

一九四四年三月

方向

嚮住於碧波白雲間

長線一般的遙遠的海岸……

嚮往於亞熱帶的島上

不相識的城市的春天……

好的風景出現在圖畫中

不是爲你也不是爲我

沒有夢的日子比多夢時

過得更疲倦

老想鼓一鼓勇氣去旅行

推開門總遇着愁人的陰天

荒涼連接着荒涼的地方

有那里好去呢？

五步長半徑的圓周內

轉一個圈就迷失了方向

一九四八年四月

不要看我也在笑

不要看我也在笑

看我也輕鬆地和人家聊天

就以爲我是過得快活的

鞭子沉重地抽在身上

不要看我只咬着牙齒

就以爲我是並不痛苦的

吐沫和嘲笑拋擲在臉上

看我連擦也不擦

不要以爲我是並不難受的

酒像開水一樣的喝下去

白眼珠醉得通紅

不要以爲麻木就可以做爲享受

不要以爲我是過得好的

不要侮辱我

不要逼我當面就哭出來

我不比你們任何的一個幸福

沒有武器抓在手里

不要當我是沒有仇恨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

飯碗

一切法則的法則

人民捧着牠

從歷史走向未來

——馮振乾：「飯碗」

不是喜歡聽無綫電和留聲機的

沒有血肉的聲音

留在這裏的；

不是愛呼吸馬路上

汽車揚起的灰土

留在這裏的；

不是高興做紀念週

高興立正，鞠躬，聽訓話

留在這裏的；……

不必有更多的理由——

要吃飯，要過活，

流浪人，那里有一個飯碗

那里就可以留下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雨天抒情

荒涼的大城的荒涼的街道上

秋天的雨

落過了一個下午

又落過了一個黃昏

現在；現在是晚上

燈光從房子里流出來

流在柏油的街上，水上

照得雨傘如菌，行人如魚……

——在這裏，我想起

陰濕的地方的植物

沒有聲音的動物

你奇怪？

我還想：人的心里

也有多陽光的日子和雨季？……

我想：

你該在修改你那篇寫雨的小詩了

我想：

你該在爲你的南方想一片雨霽的晴天了

有沒有晴天的消息？

問你，你不說

每天讀遠地寄來的報紙如歷史

空間變成了時間

愈讀愈寞寂……

唉唉，沒奈何

想找塊賣晴雨表的廣告也找不到……

一九四七年十月

嬰孩

厚重的暮色已漸漸地下沉

田野間還響着「卜嗒、卜嗒」的打麥聲

在這邊割過了麥子的潤濕的田畝里

有一個無人看顧的嬰孩在甜蜜的安睡

這是個年輕的農婦的小兒子

他母親在那邊正忙着刈麥

他睡在一束麥秸和一張破舊的圍裙上

一件襤褸的夾衣包裹着他的小身體

他的一隻小手伸出在黑色的泥壤上

輕輕地張開，又輕輕地握起

晚風從他的瘦小而貧血的臉兒上吹過

在一下下低沉的打麥的聲浪里

送來了濃濃的麥粒的香氣……

那一邊：幌動在蒼茫的暮色中

有幾個刈麥者的忙碌的身影……

一九四五年四月

花束

石榴花

信手摘一支火紅的石榴花
送給一位將要遠行的朋友
不想用花朵留住已去的春天
但願遠行人
在寂寞的旅途
能收穫一顆金黃的菓實

美人蕉

美人蕉擎着

火把似的大紅花

寧靜地站立在園子里

當雷電鞭打着雲天

暴風雨向大地進軍的日子

美人蕉的發怒的花朵

便飄捲得如一幅

領導這激變的

革命的章旗了……

牽牛花

七月的金色的早晨

牽牛花開響在

爬滿了綠藤綠葉的籬笆上

哎，說牽牛花是

詩人的角笛吧

裝滿了生命的喜悅和愛情

牽牛花，永遠是：

早晨的歌頌者

太陽的歌頌者

蒲公英

蒲公英像燈盞一樣的

放置在一個戰死者的墳頭

沒有妖豔的顏色

沒有襲人的香氣

讓種子和着理想

隨風飄去……

最後，是以十字架的聖潔
標誌出一個靈魂的不朽

一九四四年七月

獻

——題：「火種」

火種

向顛撲的風雪

投去……

火種落下去

低氣壓的城市

爆炸……

荒寒的土地

燃燒……

火種 不會沉默

火種 不會熄滅

火種美麗

火種 要

跳起來

開花！

一九四八年一月

我像賭徒

疾雨中走過空曠的草場

積水在草叢中跳躍而且流動

呼吸從迫貼着身體的濕衣中透出

雷聲應和着雨聲

從四面響起……

我像從賭場輸光最後的一文錢歸來的賭徒……

一九四八年六月

我夢見我在做夢

我夢見我在做夢——

我坐在一間藍色的小屋里

我坐在一個明亮的窗口前

陽光的音響和香氣

引我向窗外望去

遠遠的：人在搬石頭，抬木頭

人在拆毀着他們的堡壘和監獄

天是藍藍的，藍藍的，

有一羣白色的鴿子在飛旋

遠方的城市在烟塵里

近旁的村莊在歌聲里

一隊年青的男子

從對面的樹林邊走過來……

——我在做夢，我夢見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致蕭邦

——電影「二曲難忘」觀後

冷漠和嘲笑掩沒不了的

百年不遇的天才

巴黎的暗夜

喬治桑舉燭照亮你

於琴邊……

溫柔的樂曲，痛苦的樂曲

一握故國的泥土

從喬治桑的裙下喚醒了你

難忘的故國苦難的人民

難忘的異邦人的血腥的統治

汗珠和鮮血齊滴在鍵盤上

要祖國從屈辱中站起來

一曲彈完

你自己卻睡倒了下去

最初的愛人站在你垂危的床前

至友彈你的作品於隔室

你好像要回家

喬治桑不來

留那未彈完的曲子

漂泊在這個世界上

你自己就悄然地回去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

題照

相片上

你在海上

你在笑

波濤在你的身後澎湃

你說海上也寂寞

你懷念土地

願意聽土地上的人的歌聲
而我唱給你

你又聽不見

土地加海，距離加距離

你在那邊，我在這邊

量量看這個世界究竟有多大？……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不會忘記的

你說：

「假如你還沒有完全忘記我……」

不會的，不會忘記了你的

也不會把那個沒開始就結束了的故事忘記

不死的記憶像埋在土里的花的種子

沉默中，仍藏着有花朵的

往日的顏色和香氣

想不到我們還會這樣的再逢到

感謝你不忘記我

感謝你寫信來

存在於兩個靈魂的中間的

是超過於愛情的愛情

你說你太愛這個世界你想去流浪

我知道是什麼在時常的痛苦着善良的你

年青的鴿子想飛往高遠的藍色的天

年青的溪水想流向浩渺的無邊的海洋

年青的人不願在「家」里如在監獄里

姐姬亞娜一樣的，你的性格

聖潔，溫柔，而使人顫慄

你的美麗的小眼睛，你的鬢曲的秀髮……

啊，那屬於你的無限的一切和一切

在我最後的呼吸中我都會重新的把牠們記起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給馬格里特

——重讀「茶花女」後：

全巴黎的豪華與美麗集中在你的身上
全巴黎的放蕩與歡樂集中在你的身上
你是巴黎的，馬格里特
巴黎，可不是你的啊！

冬日的陽光照着你坐着的藍蓬的雙馬車
格達格達的從色利賽樹林邊走過
你圍着一條長長的克什米爾披肩
一束鮮豔的茶花放在你的胸前

對着你輕輕地從你的唇上浮起的

公爵夫人一樣的高貴的微笑……

誰看得出可憐的戈吉耶姑娘

是靠了出賣肉體在過活的呢？……

那些 G 伯爵或 N 伯爵們

那些風流豪富而有體面的先生們

他們爲你傾倒和瘋狂

他們野獸一樣地把你抱着

沒有愛情地和你進行着接吻和性交

你臉上的蒼白和你吐出來的痰里的血絲

他們是看不見的

他們也聽不見，深夜里

你一聲一聲地痛楚的喘咳……

他們愛你，你知道，你說

那都只是爲了他們自己

而當你第一次從亞芒發現了你從未發現過的

爲了你而愛你的愛情

你感激的淚流出來了

你把開你的門的鑰匙交給他了

你把你靈魂的門，向他打開了……

哎哎，說起來

你們總算過過一段幸福的日子了

你當去了你的鑽戒

變賣了你的披肩和馬車

一心想償清了巴黎的欠債

同那個侮辱了你與損害了你的城斷絕

而幸福的日子是多短促呵

普于當斯帶着她的「勸告」從巴黎來過了

年老的都華勒先生的熱淚和懇求來了

你們鄉居的幸福的美夢

沒等到春天再來

就被初冬的冷風吹散了

散了，什麼都散了

一切都和六個月以前一樣

祇是：你的臉更變得蒼白了

你的目光也失去了當日的神采

一切使你疲倦，一切使你不支

最後，你倒下去了

你以你垂危的生命發出聲來

無日無夜地呼喚着「亞芒，亞芒，……」

失去的人是不會回來了

失去的日子，幸福是不會回來了

爲你行塗油禮的牧師

從你的房子里走出來……

每天從色利賽樹林邊

坐着馬車緩緩的走過的人的中間

就再也看不見你美麗的馬格里特，戈吉耶姑娘

了……

一九四七年一月

夜

這樣早我就醒來了

夜還正深

村犬不時在茫然的吠叫

北風淒涼地走過

沙沙的嚮着的樹林

又像個無人扶持的醉漢似的

向無邊的曠野跌宕而去……

冬天的夜，有如此的寒冷

如此的怕人啊……

曠野一定是荒寂

而黑黢黢的……

低空的灰雲里

也許有幾粒可憐的星光

在胆怯地閃爍着……

河流從山根下流過

被森黑的山影沉壓着

發出來一片鐵色的冷光

在津邊蕭索的飄抖着的

是長葉的葦草和野竹……

犬聲忽然的狂叫起來

這麼夜深，誰還在走路呢？……

而我忽然也想要起來了
想要開門到外邊看看去

那田埂和石板路

是白天里走熟了的

隱隱的月光或許已經從雲端里

吐現出來了

在從那光禿的小山崗上走過時

夜霧將落濕了我的脚面

冷黑的風將使我微微的顫慄……

那沉睡的田莊

和毗連着的水田與水田

從薄明的月光的海里

漸漸的浮昇起來

而將要蘇醒了……

我將不想說話

而祇是諦聽着

靜靜地諦聽着

那從空漠的水田里流過的

是什麼聲音……

那潛滲於矮黑的村舍里的

是什麼聲音……

我也會懷想起遠方的一些人來

如同默立在瀨森的海邊

懷想那遲歸的航海者……

直等到天亮了

我才回來

一九四四年一月

冬夜

在窗外：彷彿正有人走過，彷彿還燃着

火把。

——引自舊作：「夜雨」

我常常在深夜間醒來

聽河水從石築的堤坎上

潺潺的流過……

聽遠遠近近的鷄聲

像花朵一樣的放開……

犬吠聲密密的交織成一張網

罩着這淒清的黑夜

罩着這黑夜的村莊

是不是正有人從門前走過呢

而卻又聽不清，在不停的犬吠

啊，讓我把祝福獻給你

你一定還點亮了火把的

你一定是有着不羈的意志的

行走在冬夜的曠野的兄弟

你的脚步，我的心

一道的在曠野上舉起又落下

穿過寒冷

穿過黑暗

一直往遙遙的地方走過去

北風一陣一陣的

呼嘯着，在曠野上飛奔

從遙遠的地方奔過來

帶着塵砂和木葉

撲打在簷脚和土牆上

跳越過屋頂

又奔向遙遠的地方去……

在不遠的地方

在北風呼嘯着

飛奔過來的方向

好像聚集看有好多的人在那里
被壓得很低的嘈雜的說話聲
來來往往的雜沓的脚步聲

在北風里不絕的振盪……

那會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
會不會有同我生活在一處

而我又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來的

那些傻頭傻腦的莊稼漢

會不會有爲我熟悉

而又從未交談過一句的

那些古怪而粗暴的人

他們的數目一定是非常衆多的

他們爲什麼會那樣衆多呢

狗叫得厲害，風刮得厲害

整個的曠野好像在不安地轉側

好像要突然的翻過身來……

我聽着，想着

明天，會是個怎樣的日子呢……

忽然有一個奇異的聲響

轟然地躍起在我的心房

我想要讓它噴出來

但一直我還是默默地……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最後的祝福

一年的最後的日子中

讀你「最後的一封信」

想起落雨的清晨的車站上

你的手的最後的一次揮動

想起寒冷的深夜的街邊

你的聲音

最後的一次在喊着我的名字……

我像失去了甚麼

看着牆壁上的最後的一張日曆

厚厚的一疊日子那里去了呢？

我又像甚麼也沒有失去

是悲傷又不是悲傷地

聽到你說，你要走

爲你的遠行祝福

我讀着你的詩，讀着：

「兩個世界

一個信仰

我們是同志！」

啊，同志

親愛的同志！

——在遙遠的

和這里不能互通信件

和這里沒有鐵路相連的地方

假若再一次的我們遇到

讓我是這樣的喊你

願你也這樣的喊我

同志，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讀到這篇詩

或者，讀到這篇詩的時候

你是在甚麼地方？

讀它，你是用怎樣的聲音

你是用怎樣的感情？

讀它，會不會

你已經在你的光榮的旅途前進？

或者，像我所不敢去想的
你依舊站在原來的地方
站在原來的池沼里
繼續的向下沉……

同志，你不是奴隸

你首先是屬於你自己底

一個「人」！

你不能讓別人的或是你自己的

欺騙，換去了你的理想

你不能在信仰的前面

做一個怯懦的叛徒

不能在還未啓步的時候

就失去了方向

同志啊，親愛的同志！

要記住往寬廣的路上去

往有着衆多的人

衆多的歌聲的地方去

去得愈遠，我們的心會挨得愈近

我反反覆覆地想着

反反覆覆地讀着你的詩

想着每一次和你的會見

每一次和你的別離

一切是如此的紛亂

離開我，一切

是如此的遙遠……

啊，同志：讓我從紙片上

再一次的呼吸到你

讓我最後的

爲你道一聲祝福

我做你所要我做的

我在等待着——

將使我驚奇的日子：——

我遠遠地聽見了你的聲音

看到了你的筆寫下的我的名字

寫下的：「同志，親愛的同志！」

一九四七年除夕

論詩二題
(附錄)

做爲愛者的詩人

詩人得之於生命的，唯一可以誇耀的資產，就是潛植於他們的靈魂中的無盡止的飽滿的愛——對於生命以及生命所存在的環境的，對於土地和人民的完愛的善心與服務。

而寫詩，就是詩人服務於世界的一種技術，就是他在做人中播散着愛的時候所常取的一種姿態。

詩人的工作，就是一份愛者的工作，不是愛者，也就不能是一個詩人。

詩及其他的藝術，由於人類全體的不斷的

勞動和創造，經過了和科學與哲學的有機地結合與分工，已成爲了歷史進程中，人類改造世界的一種有力的武器。

由於歷史的客觀環境和詩人們自己的錯誤，詩是犯過了罪的！詩一直就和人民在一起。最初被僧侶們利用來替神宣傳，教人民虔敬地去信奉神和天國的教義；而後又被帝王和其他各個時代的統治者利用，教人民甘心地去聽任他們的統治和剝削；歷史殘害着人民時，詩和詩人就如此的做了神和統治者的幫兇！這樣，詩人們就有罪了。現在歷史臨到了人民的世紀，做爲一個愛者的詩人，在歷史的前面，所該做的就是全心靈地去愛他的人民，和用他的詩

去爲受苦的人民服務，而這種服務是同時又有
着爲自身和自己的前代贖罪的意義在里邊的。

詩人的愛常被用對某種事物的同情披示於
他的詩篇里，於是許多先是使他們自己感動了
的人世的悲慘的圖景，就在他們的同情里被用
真實的語言和完美的形象表現了出來，而透過
了他們詩中的藝術的形象，他們的同情（愛）
往往也相同的感動了他們的讀者，以善心喚起
善心，在這樣的同情與感動中，就給詩完成了
它的藝術的價值——倫理的，美學的價值。僅
只做一個藝術家的詩人，對於這樣的一個完成
本也就可以滿意了。

可是要做爲一個愛者的詩人，仍還能滿意

於這樣的完成嗎？愛，不僅是一種善心，一種同情，和一種施捨，而同時也應該是一種負責的服務！

僅只是同情別人的受苦和用詩去使別人感動，必竟是比較容易的。而企圖以詩去做愛的服務，去爲人民做一點事情；這努力就要比較艱難得多了，新的愛者的道路是不同於舊的人道主義的托爾斯泰的道路的。我們今天要求詩除了倫理的，美學的藝術價值以外，還需要具有着科學的革命的歷史價值，我們要求讀者的也不只是感動和感動之後的同情與懺悔；假若一切只至於此，一切都將是無用的了。我們需要積極地去用我們的詩幫助讀者認清在這時代

的大苦痛的前面除了同情與懺悔以外，還應該做一些什麼？幫助他們去循着歷史鬥爭的道路，在改造世界的工作中獻出他們的一份力量！我們要求一切的詩人能是這樣的去運用他的愛的資產，能是這樣的把愛做爲一種負責到底的服務；能是這樣的在做人中完成了詩也同時完成了愛！

從「需要」裏開始

詩人里爾克在他寫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札中，一再的把「需要」提出來做爲詩的創作的命義。他堅持地說，一首詩或是其他的一件藝術品，只要是由需要裏產生的就是好的。（當然，這里得附帶一提的，就是里爾克的向內心走去，甚至與世隔絕，向虛幻的，所謂生命發源的深處，去探索這個「需要」的根由，是有問題的。）在今天我們的詩作者們都愛說我們是在爲人民而歌唱的。那麼我們就這樣：照里爾克所說的一般，當我們寫完了一首詩之後，

在深夜醒來時，一切寂靜無聲，讓我們來們
心自問。追問自己在最初爲什麼想起要寫這首
詩的？是不是從靈魂的最深處我們發現了人民
底苦難和戰鬥的需要？這個需要震懾着我們整
個的生命，使我們不安，而非寫不可；不寫出
來，甚至就好像不能夠再活下去似的！是不是
這樣？做爲一個忠於自己的天職的詩人一定要
這樣地去問自己，要誠懇，要坦白，不能存絲
毫的虛僞，問出了答案來，就可以拿這個答案
去交待於自己底藝術的良心和人的良心了！

如果不爲了這樣的需要，我們儘可以不必
寫，寫詩本就不是詩人的全部工作、詩人的整
個的職責是在做一個愛者同戰士，爲了這個職

實，要去求瞭解並且去愛着我們的受難的人民和他們艱苦的鬥爭，不要妄想能躲縮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要大步地向人民走去，生活在他們的中間，從此而發覺我們（詩人）的存在也完全是爲了他們的苦難及戰鬥的需要，爲了這個需要，我們不但有時候要寫詩，而也有時還要實際的爲他們去做更多的事，使我們完成了詩，也同時的能完成我們的愛者同戰士的事業。

有些人說他們是愛人民的，其實他們還是只曉得愛他們自己，人民是決不會從他們的這種由自私與網膜上濾過的愛中得到什麼的。所以愛必需要誠懇！至於詩呢，也是需要誠懇的；總要使我們的愛與詩不致於成爲浪費，時時

的關心着他們（人民）。不是因爲由他們而來的需要就不必硬去寫什麼詩。要曉得不寫詩我們也能活着的，而且因爲活着還能去做更多的事！那麼就這樣，讓我們先還是老老實實地去做一個人，做一個生活在廣大的人民中的愛者同戰士。

讓我們從這裏開始，讓我們的詩從「需要」裏開始！

後記

今天看完了「江南的旅行」的第二道校樣。外面正落着雨。這個江南的石頭城的一角的雨中景物，隔着爲水汽所模糊的窗玻璃望出去，給人有一種訴說不出的淒涼。自己彷彿又回到了一年前寫「雨天抒情」時的心情。祇是也許更顯得陰黯，更顯得沉重罷了！正像何其芳在「刻意集」中說的：「我彷彿又聽見了我那時抑在心頭的哭聲。」

這個年代本就是令人憂鬱的。假若有一天我發覺，我今天的這份心情傳給了和我同代的讀者我一定會非常地不安，而且要後悔這一本小詩集的出版了！因此，在這里我想要說明一點：在這些詩里雖然也有所懷念；有所呈獻，有所嚮往，但都是屬於這個年代中生活的一個小人物底。讀者可以不必去過份地看重它們；應該被看重的，還是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年代。這個年代雖然果真也令你憂鬱。但畢竟它是美麗的，偉大的，需要你看重和去愛着的！

作者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三日



基本定價

\$4.00